

第四者



新文學叢書之一

第四者

左 幹 臣 著

1934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第四者 (全一册)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作者 左 幹 臣

發行人 沈 駿 聲

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

總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分發行所

南京 開封 北平 天津 濟南 漢口 廣州
梧州 常州 徐州 哈爾濱 南昌 重慶
成都 杭州 新嘉坡

大東書局

序言

寫這本東西是在一九三〇年的夏天，半年來的失業，使自己不得不揮汗按時寫這麼一點。

去年這時候曾到一個遠的地方去教書，離開了上海，同時生活又比較安定，所以很想藉這個機會寫一本較大的東西，去年年底回到上海，寫成了十幾萬字的長篇，又不得不因生活的逼迫暫時擱筆。今後假如能再得到一個較平穩的生活的話，我想我的計劃，終有實現的一天吧。

母親的復仇和三代兩篇，都是寫舊家庭新舊思想不能溶洽的迹象，在中國，這或許是值得寫的東西。第四者是受了一個朋友的囑託將他的戀愛故事捉來寫的，因為受事實的支配，自然有不免粗糙的地方。

費了一個半月的工夫，纔得本書脫稿，自己流的汗固然不少，然而朋友們的鼓勵和幫助，是使自己十二分的感謝的。

好，讓這本不成熟的東西再來獻個醜吧，同時也用以紀念自己這個窮快活的夏天。

左幹臣記於上海

一九三〇，七，一二。

第 四 者

目 次

序言·····	一
第四者·····	一
母親的復仇·····	一七三
三代·····	一九五

第四者

第四者

(一)

春假到了。

華籍女士在學校裏，這是第一度過春假。到這古老的城市裏來，直沒有使她快活過一天。她擔任的是訓育的事，三百多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時時都不放鬆她，而且她們都正是在問題複雜的時候，她們要滿足生活慾望，同時又要要求精神的慰安。她們終日在追求，但又沒有一個時候她們不在抵抗着外來的誘惑。所以華籍女士不但要擔心她們的功課，還要擔心她們所擇的路途。而且她們自己又是喜歡負責的人，好勝的心使她對於這初來的地方的一

切事務特別努力。這樣明媚的春天，她做夢也似的輕輕度過，看到那些天真爛漫的學生狂放地飲着青春之酒的時候，她心裏也常感到一些騷擾。突然這有四天休息的春假來臨了，她覺得再不能輕輕放過牠，三天以前她就打算怎樣去度這幾天珍貴的假期的計劃了。

她決定把她在W地方的姊姊妹妹都接了來，她們在W地，姊姊是擔任當地一個縣立中學的教職，妹妹是在那同一中學裏讀書。這離N城不遠的W地，而且同時都在放春假，她們姊妹該有一個多麼親熱甜蜜的聚首呵！華莉決定了之後，馬上就發了一封快信去。她寫着：

『親愛的姊姊和妹妹：春假到了，你們都有了準備了麼？我決定在這假期內快樂幾天，學校的功課和事務太使我煩膩了。近來我極感覺到春天彷彿已經不是我們的了。她給與人們的美妙，和快樂，只有那些年輕的女孩子才享受得到，但是我也不敢這樣決定，或許是我們自己太不知趣

的原故吧？好吧，閒話休說吧，這幾天我準備痛痛快快地玩一下，姊姊，妹妹，我真連痛快的笑，最近都沒有過呀！我歡迎你們一道來，我們姊妹們一同在這春光底下沈醉吧。N城的明湖，最近聽說已經挂了紫紫的櫻桃，就是孝陵的桃花，也還留着一些待我們去欣賞的殘瓣呢。你們來吧！

『華精』

她把信發了。明天下午就沒有功課了，閒暇，使她腦子裏泛湧一些奇特的思潮，爲着幾天快樂的準備，使她的心緒倒不能寧靜起來了。她拿出一年預算要用的錢，叫人去買了一些要買的東西；拿起了筆，計劃游覽的程序；又倒在牀上瞑想着那青翠的田園，那紅鮮的花瓣：想到自己的姊姊和妹妹；又想到自己，起身拿了一面鏡子照了一會，是哭是笑，在她臉上是太難分析的事情。於是她又聯想到自己的去年，前年，最前年……和去年，前年，最前年的春假的一些過去的事，終於她把鏡子丟了，有意無意地用指頭在摸額上

的摺痕。

『唉！』她呆望着窗外陽光映着的綠蔭，不禁低低地嘆了一口氣，雙手把眼睛掩了。

叩門的聲音，將她沉思驚覺了。在她眼前出現的，却是同鄉而兼老友的若蘭。若蘭同華楠同在北京住過五年，年齡雖不比華楠大，但是她隨時隨地都以老姐子自居。華楠有的時候完全是一個需要人家扶持的小孩子，若蘭的確很肯照拂她。

『還有這些卷子沒有麼？』若蘭翻看她桌上的卷子。隨即又掉轉頭來！『怎樣了，不舒服麼？睡着。』

『不是，剛才把那些卷子看完了，人不免有些感到疲倦。』若蘭，後天就是春假了，我們一道玩幾天吧。』她想起在北京的那幾年，年年春假都是同一些同學到處亂玩，每回都有若蘭在內，現在算起來已經兩年沒和若蘭一同玩

了，這回又在一起，多麼高興的事呵！

然而若蘭倒像冷淡的樣子，她搖了一搖頭，『春假有什麼好玩呢？從前還沒有玩得夠？我是夠了。這幾天我或許要到上海去一下。』

華莉明白了。她嘴裏不響，心裏明白，她知道若蘭是要藉這幾天的時間去找她的愛人，她比自己還要預算得早呢。真奇怪，女人一找着了愛人，就什麼都拋掉了，以若蘭這種有把握的人，也不能夠例外。爲什麼呢？愛情的力量果真這樣大麼？她不能夠在千萬人之中讓一兩個人不和她親近麼？她想起若蘭往日的主張，「獻身事業」的餘音還留在耳鼓，這個時候她接受了愛情，就彷彿健忘似的，人也懶散了，精神也萎靡了，對朋友們的熱愛，彷彿是從什麼地方不得已的擠出來的一滴。愛情，牠不能夠在千萬人中讓一兩個人不和她親近麼？這是一個啞謎，在華莉女士的心裏。

她倒在牀上沉思着，若蘭像是想掩飾她內心的慚愧似的，也挨着她的身子

倒在牀上。

『華楠，你近來瘦了呵！』

『是呀，爲着這勞什子的訓育主任，把我的血都耗費完了。』華楠摸着額殼。

『但是你這樣努力，佩服的人真不少呀！那吳俊最近來找過你沒有？』

『來，時常來，怪討人厭的。』

『哈，哈！』

『你笑什麼？』華楠坐了起來。

『你曉得麼？他很愛你。他在任何人面前都誇說你好。那人除了一點小頭小腦的氣息而外，倒也沒有什麼壞處。』

『嚇！』華楠總不免有些臉紅，雖則這種玩笑她生平經過無數次，可是奇怪，她終不免有些臉紅。『他麼？真是在做夢。男人真是無聊，只要有一點』

兒引子，他就會做出新奇的夢！你想，我要找愛人，還要等今天，還要等到在N城麼？』說到這裏，華莉的臉上在紅潤裏又泛出一些驕傲的喜悅來，教務主任吳俊的鬼胎，她本來早就知道了。可是她的脾氣，素來不願意得罪人家。而且有了他，至少自己的四周，暫時也可以不至寂寞，華莉女士到一個地方總是這樣的打算的，每多經過一回這樣的事，她對於自己把握也就深進一層。

這些話似乎引起了苔蘭的不安，大家倒在牀上，沉默着。

『春假，你姊姊和妹妹都要來嗎？』還是苔蘭打破沉寂。『你們準備怎樣玩法呢？』

『想把N城所有的名勝都玩盡。但是她們來不來還沒有一定呢。』華莉望着苔蘭的臉：『你爲什麼不肯同我一道玩幾天呢？』

遲疑了一會，苔蘭如避免她的目光，將頭低了。但是她終於這樣說：『上

海非去不可呢，我們還沒有玩得足嗎？……而且N城我是厭了。」

華莉熱笑了一陣，苔蘭沉黑的臉上不免有些發熱。然而她再也不說話。

過了一會，她們談起華莉的姊姊和妹妹來，關於她姊姊的慈祥 and 妹妹的活潑，苔蘭早就聽見華莉講過的，這回或許能夠會面，苔蘭是非常高興。

『要她們明天來就好，不然我又見不着她們了。』

『我寫信是叫她們明天來。』

『你姐姐今年好大了？』

『快三十歲。』華莉說到這話，頓時想起那卅歲的姊姊的影像來：近乎遲笨的行動，中年婦人的一種母性的仁慈，忠實和善的目光，一切表情都滯止了的臉，長長的上衣，配着長長的裙子，沉默寡言的性情。她覺得她姊姊已經垂老的人了。

『她沒有結婚麼？』

『沒有，若蘭，這件事我正想同你談。』她又坐了起來。『你知道，我自己是詛咒結婚的，但是並不肯使人家也和我一樣。而且我觀察到有些人在事實上非結婚不可。譬如像我姊姊這種人，她除了找到一點愛以外，在這世界裏她另外找不到別的安慰。而且她的性情，她的一切都適宜於做一個小孩子的良善的媽媽。但是她受我的影響很大，許多機會她都讓牠錯過了。一直到現在，她已經是要快卅歲的人，在她最近的來信上，雖然她不懂得發牢騷，然而陳舊的生活使她感到苦悶，是不難在字裏行間找得出來的。若蘭，我不忍使她將來更多受些沒有慰藉的難堪，所以我非常想同她物色一個可靠的男子，我覺得這是做妹妹的責任。若蘭，你代我參詳一下看，這事可以幹麼？』

『自然可以囉。愛情的力量，也許是無窮的偉大吧。你講的對。像你姊姊那種人，她既不能從事業或者別的方面得到慰安，那末還是拿愛情去彌補這個缺陷的好，不然人生就太虛空了。實在講起來，事業就果真能給人以醉

生夢死的麻醉麼？恐怕未必吧。或者牠給予人們的僅只是些枯澀呢！』

『那些我們可以不必去管，一個人能夠把全副精神寄託在一件事物之上，他總能夠得到一些快慰。若蘭，你說，你有什麼可靠的朋友嗎？』

『沒有。呵！我想起了；那一個農業教員呢？哈哈！他也十分傾愛你呀。要找可靠的人，他是最好沒有了。』若蘭含笑又把嘴巴湊近華莉的耳門，低低的說：『這樣一來，不同時可以免除你自己的麻煩嗎？』

華莉也笑起來了。她腦筋裏想了一想，那樸實純厚的農業教員易先生，真是和她姊姊天生成的一對，『虧你想得到，好極哪！年齡也相當。』但是她想起那易先生從老遠的鄉間採了一大把野花拿來送給自己的事，她不禁大笑起來，因為當他把包花的報紙解開時，那些花的瓣子都落盡了。

『那末，這次春假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你們去玩的時候，也可以把易先生找得來。』

『好。』華莉從牀上立了起來，走到桌子旁邊就動手寫信。『我寫信叫他來，並且叫他帶點吃的東西來吧。』

『其實你不寫信去，他也是會來的呵。』

『那就未必呀……』她寫着信。

幾句話的信，馬上就被茶役送交郵局了，她們又坐下繼續談天。

『你妹妹呢？她今年好大了？』

『妹妹倒還早，我做姊姊懶替她操心了。今年還只十八歲吧。可是她人老是長不高，看去好像十三四歲的姑娘一樣，怪有趣的。她自己蠻着急囉，我總是叫她多吃石灰。有趣，矮冬瓜也似的。』

『她讀書怎樣？』

『聰明極了。文章寫得很好。』

下課鐘響了，一羣年輕的女學生跑了進來，鬧着嚷着，帶了一些問題來麻